

雕塑家刘开渠与现代漫画

葛涛

刘开渠(1904—1993)不仅是中国现代雕塑大师,而且也是中国现代雕塑的奠基人,但鲜为人知的是,刘开渠与现代漫画也有一些联系,不仅创作了漫画自画像,而且发表了评论现代漫画的文章。

一、刘开渠的漫画自画像

1934年9月出版的《大众》画报第十一期刊登了一幅题为“偶然的聚会:漫画家的自画像”的图片,这幅图片的左上角有《大众》画报主编梁得所的如下题字:廿三年初秋之一夜,光宇招饮于卢西某园,漫画名手一时满座,不常之盛会也。因请即席挥毫,获自画像合图一幅,归题“偶然的聚会”,藉志一夕之闲情。梁得所志。

这幅图中共有23位画家的自画像:黄苗子,张乐平,黄嘉喜,刘开渠,郎静山,王钰槐,胡考,白虹,张英超,蒋汉澄,张大任,胡荪,伍千里,叶浅予,鲁少飞,陆志岸,曹涵美,李旭丹,宗惟康,王士元,王敦庆,张光宇,张正宇。从梁得所的题字可以知道,这23位画家是参加上海漫画界领袖张光宇召集的一次聚会。虽然其中有几位还不能称为漫画家,如1933年夏季从法国留学回国的刘开渠当时在国立杭州艺专担任雕塑系教授兼雕塑系主任,主要从事雕塑工作,他很可能只是以雕塑家而非漫画家的身份应邀参加这次聚会,但是也可以说上海上世纪30年代主要的漫画家大都在这幅图片之中了,所以梁得所为此幅图片加了一个题目:“偶然的聚会:漫画家的自画像”。另外,梁得所在这一期《大众》画报的“编后记”中还指出这幅《偶然的聚会:漫画家的自画像》的特别之处:

中国漫画家的自画像,本来已不多见,何况会聚一纸,更属可贵。虽则仍有遗漏,而往日见于刊物的漫画名手,大多数数在了。我们可以从各种笔调中,看见作者自我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幅图片的左下角有一幅署名为“开渠”,并注明为“刘开渠”的漫画自画像,画面中是一位男子手执锤子,旁边有雕塑用的石头和梯子,很显然这幅漫画自画像应当是雕塑家刘开渠手画的。笔者查阅了一些有关刘开渠

的传记和研究资料如《人生是可以雕塑的——回忆刘开渠》(程丽娜口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青铜与白石:雕塑大师刘开渠传》(纪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金石铸成时代书:刘开渠评传》(裴建国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4年出版)等,都没有看到刘开渠手绘漫画自画像的相关记录。另外,一些收录刘开渠美术作品的画集如《开渠百年:纪念刘开渠诞辰110周年作品集》(安徽美术出版社2014年出版)也没有收录这幅漫画自画像。刘开渠绘制的漫画应当很少,而这幅刘开渠手画的漫画自画像不仅是刘开渠散佚在外的艺术作品,而且也很可能是现存最早的刘开渠手绘漫画自画像。

二、刘开渠评论漫画

刘开渠不仅创作了大量的雕塑作品,还撰写了一批关于美术方面的文章。刘开渠的二女儿刘米娜曾搜集了刘开渠撰写的美术方面的文章,在1984年编成《刘开渠美术论文集》一书出版。刘米娜在“编者的话”中指出:

我的父亲于1920年从家乡到北京美术学院学画。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一边学画,一边参加文艺运动,并根据当时美术界的情况写些短文,发表了些意见。他最初专学绘画,后来又攻读雕塑,对于写作只是随写随扔,从不注意保存文稿。去年山东美术出版社通知我,计划为我父亲出一部《美术论文集》,我便将父亲陈年的小篋打开,翻了又翻,

也没有找出几篇文章。于是我又和一位热心的同志,跑了好几个月的图书馆,查阅了许多旧报纸、旧杂志。这里汇集的四十篇,仅是他六十多年来写作的一部分。(《刘开渠美术论文集》,山东美术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1页)

这本《刘开渠美术论文集》“汇集的四十篇,仅是他六十多年来写作的一部分”,因此刘开渠撰写的关于美术方面的文章应当还有一些散佚在外,没有能够入集。笔者近日查阅资料,偶然发现了刘开渠在1940年于成都出版的《建国画报》第28—29期合刊上刊登的《像漫画家佛安一样的伟大》一文,就没有收入《刘开渠美术论文集》:

美术之中有漫画,仿佛文章之中有短评,杂感等一样,多半是针对当前的政治,社会及风俗人情而发。因为有了时间性,所以这种绘画作品每为一时的人所注意,而无永存的趣味,不过这是以前人的老式漫画,到了漫画家佛安Forin,漫画就有了伟大的新面目。

过去的漫画,是藉很空虚的形象以讽刺,寓言或鼓励人生。这种仅用象征未说明一种意思的漫画,能使人理解而不能打动人心。就因为不能动人,所以无法像一件雕刻或油画能超越时间与空间很深刻的感动无数人的心灵。佛安继都米崖之后,感到了漫画的这种弱点,所以他的漫画,不但要有漫画应有的明白意思,他表现这种意思的方法是要与油画,雕刻等一样的直接,具体,而不取记号式的旧办法。因此,他手下写来的东西,不仅是图说入[人]而是动人的艺术品了。

我国自抗战以来,有很多的人从事漫画工作,以求尽力于民族复兴。这许多的漫画作品,在意思上,都很好,全能给观者以应有的刺激,有助于抗战建国工作的推进,但若论到漫画艺术,却觉得有些欠缺[缺],大多数人都犯了旧式漫画之记号说明办法的毛病。我并非是说

这类的漫画不可以画,不过为了充实我们的文化于永久,为了趁着这抗战宣传的工作,以锻炼出真实的人才,确实也希望我们的漫画家能走上一条更高的路,能把自己完成的像佛安那[他]们一样的伟大!这岂但有助于今日,也辉煌中华民族于无穷!

据刘开渠在《雕塑生活漫忆》一文中回忆,他在1938年底携全家到达成都,开始创作纪念抗日阵亡的川军将领王铭章的大型雕塑《王铭章骑马像》,并在成都加入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担任理事(《刘开渠美术论文集》,第291页)。而刘开渠在国立杭州艺专教过的学生王朝闻当时也在成都工作,并应刘开渠之邀担任刘开渠的助手。王朝闻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成都工作,先后加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四川漫画社。《建国画报》是在1939年2月开始出版的旬刊,主要刊登时事漫画和木刻,但因宣传抗日、

揭露社会黑暗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打压,一度停刊,后在1939年12月10日出版第二十四期宣告复刊。复刊后的《建国画报》由四川漫画社和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联合主办,而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王朝闻不仅是四川漫画社和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核心成员,而且也是《建国画报》的主要作者之一,因此,有可能是刘开渠应王朝闻之邀为《建国画报》撰写了这篇文章,并与王朝闻的木刻连环画刊登在同一页面上。

值得一提的是,《建国画报》主要刊登漫画和木刻作品,刘开渠当时主要从事雕塑创作,并不从事漫画创作,但是他和国内的著名漫画家有过交往,对国内的漫画创作状况有所了解,于是就结合《建国画报》的要求(按:《建国画报》先后发表过一些艺术家讨论抗战期间艺术创作的文章,如漫画家丰子恺曾在《建国画报》发表《漫画是丰子恺抗战的先锋》),针对国内漫画创作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发表了个人意见。刘开渠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当时国内漫画创作在艺术方面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着眼于未来,希望中国的漫画家能学习、借鉴国外的漫画家佛安创作漫画的艺术手法,提高漫画作品的艺术水平,从而锻炼出一批优秀的漫画创作人才,创作出一批伟大的漫画作品。

谨以此文纪念刘开渠先生诞辰120周年。



到巴黎,当然要逛书店。时至今日,尽管受到各种各样的电子读物的冲击,巴黎的书店依然还有很多,在街上走的时候,经常会不经意地在临街的房子门楣上看到各种“书店”(Librairie)的招牌。可我这些年来,因为习惯了看电子书的书和在网络上买书,其实已经很少逛书店了,但毕竟是在有文化之都之称的巴黎,不逛书店似乎也说不过去,更何况去巴黎逛一家书店,特别是去塞纳河边著名的“莎士比亚书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打卡已经成为经典巴黎游的必选项目。

巴黎行记

伽利玛书店的局外人

张生

可是,对我来说,如果非要逛一家书店的话,却不是去已经变成网红的以卖英文书出名的莎士比亚书店,而是伽利玛书店。因为作为一个喜欢法国小说又研究法国哲学的人,怎么可能没看过这家出版社出的书呢。而且,我们国内出版的很多法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版权都是伽利玛的,不要说像普鲁斯特、萨特、加缪等这些著名作家了,几乎是稍微知道点名字的法国现代作家,他们的作品基本上最初都是伽利玛出版的,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22年获诺奖的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

由伽利玛(Gaston Gallimard, 1881—1975)于1919年创办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伽利玛出版社”(éditions Gallimard)在这百年来,早已和法国的文学的进步与哲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更不用说与作家、诗人以及哲学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所以,《加斯东·伽利玛:半个世纪的法国出版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的作者皮埃尔·阿

苏里曾说,法国的出版家里,只有伽利玛可以在晚年看着自己出版社的书目坦然说一句:“法国文学,就是我。”

这当然不是夸张之语。

只要提起伽利玛的书,我就像普鲁斯特吃到了小玛德兰点心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往事一样,我的脑海里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它的经典的淡黄色封面的书来。而伽利玛的书的封面简洁的设计甚至让人觉得过于简单,简单到只是在书的封面从外向内用细细的单黑线和双红线勾勒了个长方框,然后从上到下,依次是黑色大写的作者的名字,红色的书名和黑色小写的斜体的美术字“nr”,最下面则是黑色的大写的“伽利玛”(GALLIMARD)。而每当我看到伽利玛的这个“千篇一律”的像个镜框一样的封面时,都觉得似乎不仅可以透过这面神奇的“镜子”看到别人的故事,别人的生活,同时,也会在这个奇妙的镜中世界里看到自己的可能的故事和可能的生活。我之前也买了不少伽利玛的书,都让人难忘。因为研究法国现

代思想家和作家巴塔耶的需要,我曾托当时在巴黎读书的学生帮我买了国内图书馆还没有收藏的巴塔耶的著作,就是经典的淡黄色的镜框封面。上次来巴黎时,我还在卢浮宫附近的书店里买了伽利玛出口袋版书的folio版的白封面的德波的《景观社会》(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等。最难忘的是2019年冬,我去美国弗吉尼亚访学,竟然在一家二手书店里买到了伽利玛出版的普鲁斯特的毛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伽利玛的影响真是无远弗届,不可思议。

有趣的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问世,正和伽利玛有关。1913年,普鲁斯特完成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后把书稿给了他,因为他很喜欢伽利玛这个人,也很希望自己的书能在他手里出版。不过,当时的出版社还不叫伽利玛出版社,只是作家纪德和朋友们于1908年底创办的《新法兰西杂志》(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附设的出版部门,这也是为何至今伽利玛出版的书的

封面上都有“nr”三个缩写字母的由来。这是一家有着自己的独特主张的杂志和出版社,他们要为自己的自由思想和为艺术而艺术的精神而努力,并坚持说自己认为正确的话和自己对时代的思考。纪德是其中的灵魂人物和负责人。他觉得普鲁斯特的小说写几个时髦人物的晚宴就写了那么多页,实在过于冗长和啰嗦,而之前他们只出过二百多页的书,普鲁斯特一上来就是五百多页,经济上也有负担,再加上对普鲁斯特政治立场的怀疑,就退了稿。普鲁斯特无奈之下找到另外的出版社自费出版。但随后纪德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最后还是让伽利玛出面和普鲁斯特重续旧情,这才有了普鲁斯特自费出版。但随后纪德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最后还是让伽利玛出面和普鲁斯特重续旧情,这才有了普鲁斯特自费出版。但随后纪德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最后还是让伽利玛出面和普鲁斯特重续旧情,这才有了普鲁斯特自费出版。

也许正因为伽利玛对法国文学和文化出版事业作出的贡献,他在去世后也获得了殊荣。2011年6月,巴黎市政府把伽利玛出版社所在的塞巴斯蒂安-博当路(Rue Sebastien-Bottin),改成了伽利玛路(Rue Gaston-Gallimard)。由此可见伽利玛的影响之大,也可以看出巴黎人对文化的重视。

不过,我去的伽利玛书店并不在伽利玛路上,而是在拉斯帕伊路(15 boulevard Raspail)。从1920年起,伽利玛书店就在这里开设了。我原以为伽利玛书店这样的著名书店的门面一定很大,但其实到了才发现伽利玛书店的面门并不大。书店位于一幢黄色赭石大楼的底楼,三个玻璃橱窗里陈列着出版的新书和海报,上面有红色的印有“伽利玛”字样的遮阳篷,中间是一个小小的玻璃门,就像是普通的住户的门一样,不同的是外面有个黑色大理石贴面的简洁的“门脸”,白色的长方形门楣上是银色的“伽利玛”(Gallimard)的金属字母,中央是黑色的“书店”(Librairie)和下面的斜体字“始自1919”(depuis 1919)的字样。门口的两边摆着可以旋转的出售明信片的架子,有个穿着红色衬衫的金发妇女正站着挑选明信片(下图左)。进门后,觉得空间也不是很大,除了中间有几张桌子上摆着书之外,沿着墙也都放着书架,这大概也和普通的书店没什么区别。

但是,当我转头往右边看过去时,忽然觉得这里的一切似乎都不太一样了。因为我看到了一面墙的书架上都是成排的“七星文库”(La Pléiade)的精装书,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漂亮最奢华最无与伦比的“墙纸”,让人目眩神迷(下图右)。有人说七星的书是书中的“爱马仕”,这么讲多少有点庸俗了,还有人说是文学界的“先贤祠”,显然这更合适。七星文库的桌子上也都摆着伽利玛的书——波德莱尔、凡尔纳、尼采、爱伦·坡、博尔赫斯等人的集子。和七星文库的精装本比起来,未免有点失色。而七星文库是伽利玛的拳头产品,能够入选的都是世界著名的作家的作品。而且印刷非常精美,一律是64开的小开本,精装的封面,内文用纸也非常高级,

又薄又好。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些缺点,就是因为七星文库的书实在太精美,以至于更适合永久保存而不适于阅读。我每次看我的七星文库的书,都不忍心经常翻阅,恨不得戴上高级白手套和口罩来小心翼翼地欣赏其工艺,阅读内容都成了次要的事情了。

七星文库的书架上方,悬挂了几幅巨大的黑白照片,我认出来的有莎士比亚、卡夫卡、普鲁斯特、福克纳、加缪等。而在书店里面一个楼梯入口的三面墙上,更是从上到下都挂满了作家们的照片,有萨特、帕索克、昆德拉,还有更多的我认不出来的人(下图右)。如此众多的写作者,犹如繁星一般,而他们笔下的世界,正是经由伽利玛一本又一本出版,折射出不朽的光芒。

我在书店里不时从书架上抽出熟悉的作家的书翻阅一下,感觉似乎在像普鲁斯特一样在追忆着自己曾经逝去的青春的时光。那时我曾如饥似渴地阅读,想成为一个作家、诗人,或者哲学家。如今来到伽利玛,似乎又再次与自己年轻时的梦想相遇。当我看到萨特的《恶之心》时,不仅没有再恶心的感觉,反而像遇到多年未见的好友一样很开心——萨特这本处女作的名字原来叫“忧郁症”,伽利玛因为觉得“忧郁症”让人感觉可怕就把它改成了“恶之心”。也许正是这个改动,才使萨特一举成名。

或许,对于我们平凡的人生来说,最后的不平凡人生的终结就是成为一本书。而对作家来说,如果还有更奢侈的梦想,那就是在伽利玛出版社出本书——早在很多年前,伽利玛就让作家们相信,只有在此地出过书,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作家。

在离去时,为了不虚此行,更是为了让自己以后回忆今天在伽利玛看到的一切不是一个梦,我买了一本加缪的《局外人》(L'étranger),作为现实的凭据,虽然早已有了《局外人》的好几个版本。我忽然觉得,对于伽利玛书店来说,今天的我可能就是“局外人”或者“异乡人”吧,可当我买了这本书后,对于伽利玛也好,甚至对于巴黎也好,感觉就更像“自己人”了——文学带给人的共通的情感,文学所激发出的人的精神的自由,文学引起的人的自觉的反思,让我们在这一刹那变成了一家。

伽利玛曾说,他在出版这个行里干了四十年之后,能明白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谁也不知道一本书的命运。这可能是他的谦虚之言,但也确实很有道理——他怎么会知道有的人买《局外人》不是为了阅读,只是为了做个纪念呢?

6月24日于11Rue Beaugrenelle。8月8日改定于五角场。



伽利玛书店内外 张生摄